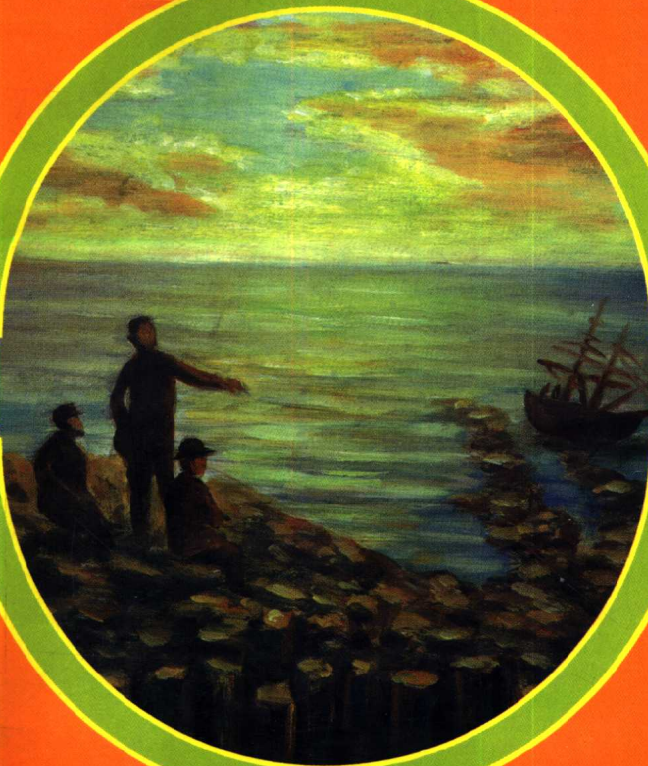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15

约纳丹号历险记

儒勒·凡尔纳/著
王战/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约纳丹号历险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王 战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据
BIBLIOTHÈQUE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
J. HETZEL ET C^{ie}, 18, RUE JACOB
PARIS
译出

责任编辑 陈 浩

约纳丹号历险记

儒勒·凡尔纳 著

王 战 译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7 万
插 页： 5
版 次：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25-01441-2/I·31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一艘美国快速帆船——约纳丹号，离开了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向南非驶去。船上载着由一家移民公司招募的一千多名移民，准备到拉格阿湾，一块由葡萄牙政府授予土地开发权和经营权的地方。

不料，航行伊始，就事与愿违，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船搁浅在麦哲伦群岛的霍斯特岛。约纳丹号的遇难者们在这个岛上居住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主 编
张 容 简 同

146162/06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一节 原始羊驼	(1)
第二节 神秘的存在	(7)
第三节 一个自由国土的末日	(15)
第四节 搁 浅	(27)
第五节 遇 险 者	(36)
第二章	(41)
第一节 在陆地上	(41)
第二节 第一条法律	(67)
第三节 在斯高奇维尔湾	(75)
第四节 过 冬	(88)
第五节 出现一艘船	(103)
第六节 自 由	(123)
第七节 一个民族的诞生	(131)
第八节 阿尔吉和施瑞克	(154)
第九节 第二个冬天	(171)
第十节 流 血	(178)
第十一节 领 袖	(189)
第三章	(199)
第一节 第一项举措	(199)

第二节	新城的诞生·····	(212)
第三节	爆 炸·····	(228)
第四节	山 洞·····	(242)
第五节	英 雄·····	(255)
第六节	一年半内·····	(266)
第七节	入 侵·····	(280)
第八节	一个叛徒·····	(289)
第九节	霍斯特人的回答·····	(300)
第十节	五年以后·····	(312)
第十一节	金子的渴望·····	(324)
第十二节	小岛遭劫·····	(332)
第十三节	一 天·····	(345)
第十四节	让 位·····	(354)
第十五节	独自一人·····	(366)

第一章

第一节 原始羊驼

这头动物和蔼可亲，修长的脖颈优雅的如弯弓，臀部浑圆，双腿细长而有力，肋部凹陷，毛色呈褐色，红里透黄，加附着白色的斑点，尾巴短小，威风凛凛，全身长着厚密的长毛，它在当地名叫Guahaeo，法语称它为原始羊驼。远远看去，这些反刍的原始羊驼，给人一种错觉，像似一匹让人骑着的马，而且不止一个游客被其外形所迷惑，误把一群向地平线奔驰而去的原始羊驼，当成了骑士群。

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地区，这是唯一可见的活物，这头原始羊驼，来到这广袤无垠、草原中央的小山岗上停住脚，草原上灯心草沙沙地作响，丛生的荆棘植物到处暴露出它锋利的尖刺，它迎风呼吸着从东方徐徐拂来的微风，它目光十分专注、警惕，两只耳朵竖立着，不停地前后扯动，它在侧耳倾听，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点疑问，它将准备着溜之大吉。

平原的外貌并非一马平川，这里和那里，随处可见大地被狂风暴雨冲击出的纵横沟壑，留下凸凹的山峦小岗。离山脊仅一步之遥的山坡边，掩隐着一个土著人——印第安人，他正在匍匐前移，以至原始羊驼毫无察觉，他四分之三的身体裸露着，所谓的衣着，只是一片褴褛破碎的兽皮，他潜伏在深深地草丛中，像是在接近一

只垂涎已久，而又怕把它吓跑的野兔一般，他蹑手蹑脚地向前挪动，然而这只原始羊驼还是有所察觉，感到岌岌危机就在眼前，开始显得焦虑不安。

蓦然，一阵噼拍的声响，打破了这万籁俱静的空间，一支索套呼啸地冲这头野兽飞落下来，长长的皮带与它擦身而过，掉在羊驼的尾巴后面的地上，却打空了靶子。计划落空了！原始羊驼快疾如飞地逃之夭夭，当印第安人爬到山脊顶端时，羊驼早已消失在树林丛中，无影无踪了。

然而，如果说原始羊驼已经脱离了危险的话，那么这回该轮到这个印第安人将面临巨大的潜在威胁。他把绳索套收回来，扣挂在自己的腰带上，然后正准备下山，就在这时，与他只有一步之遥处，突然发出豹子的狂怒咆哮，刹那间，那头野兽猛扑到他的前面。这是一头体格强壮的美洲豹，长着浅灰色的毛，毛上黑点斑斑驳驳，黑点中间像瞳孔似的熠熠闪亮。

这个土著人对这种猛兽的凶残、冷酷，是了如指掌的：它只要一张开那血盆大口，就能将自己置于死地。他往后一退，倒霉！他的脚踩滑的石头滚下来，而使他失去平衡，最后他还是从腰间拔出海豹骨头做成的细长尖刀，试图依靠这刀与之周旋而自卫，也正是这一霎时间，他希望能站起来，使之处于最佳位置，可惜为时已太晚了！那只被轻微触了一下的美洲豹，更加恼羞成怒，一下把他掀翻在地，猛地举起爪子，撕裂他的胸膛，他顿时失去了知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响起了卡宾枪清脆的声音，一颗子弹打穿了美洲豹的心脏，它像被雷电击中一般，瘫倒在地。

离那百米远的地方，从悬崖中的一块岩石上，冒出一股淡淡的白烟，一位男子，卡宾枪仍然架在肩上，矗立在这块岩石上面。

他是一个典型的阿里乌斯派信徒，他肯定不是这个受伤者的同胞，因为他不是棕色皮肤，尽管他的皮肤历经风吹日晒，显得乌

黑发亮。他也没长着个大鼻头，双眼也没有凹陷，他没有高高凸起颧颊和干瘪平塌的额头，也没有土著人那双眯缝的小眼睛，与之相反，他的面孔显得聪明绝顶，饱满的天庭上布满了一些睿智的皱纹。

这人留着方方正正的平头，头发和胡子都开始花白了，但是要说出他的年龄，恐怕要用大小十来岁的差距来判断，毫无疑问，他的年纪约在四十至五十之间，他高挑个头，有一副热衷于力量竞技、身强力壮、健康永存的模样，他面孔显得精神饱满，而又严肃认真，整个人散发出他的自豪。与那种骄傲自满、虚荣大相径庭，因而更显得他品质高雅，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高贵无比。

当他明白没有必要再补上几枪时，这位新来的人，放下枪炮，退下膛，把它夹在胳膊下面，然后向南边转过身来。

这边的岩石下面，一望无际的大海，逐渐映入眼帘，那个男人，躬下腰，喊了声：“卡洛里……”然后用喉头发音，三言两语，讲了几句晦涩难懂的语言。

几分钟后，一个年龄大约为十七岁少年人，从悬崖的破口处走出来，后面跟着一位壮年人，这两位显然是印第安人，与那位白人类型迥然不同，这可以一目了然。

白人刚才放的那举世无双的一枪，就可以证实他来自何方，他肌肉发达，肩膀宽阔，胸腔饱满，粗硬的脖子上长着方方的大脑袋，身长约五尺，肤色棕红，头发乌黑，稀疏弯曲的弓字眉宇，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子稀稀拉拉，这个模样，约四十岁出头，他表现出一种温驯柔顺的特点，他在这个下等人种的家庭里，可以和人道主义相提并论。人们曾尝试将他们进行比较，更愿意将其比作一头猛兽，或是一种忠贞不渝而又本性善良的狗，比作勇猛顽强的纽芬兰犬，它们可以成为人类的伙伴，甚至超过伙伴关系，成为主人的朋友，这完全像是唤一声就跑过来的忠诚动物。

至于那个小男孩，一看长相就知道是他的儿子，他赤身裸体，身子像蛇一般柔软光滑，论智商，他远比他的父亲聪明，他额头前凸，双眸充满了激情，流露一种睿智之相，而且他的坦率和真诚更让人起敬。

当他们三人聚拢到一起的时候，两个男人用那种短促，一言半句就停的语言，交换了几句话，然后都朝受伤者跑过去，受伤者躺在地上呻吟，身旁是被打死的美洲豹。

这个不幸的人，昏迷过去了，鲜血从被豹子撕裂的胸口流出来，然而他感到有只手在脱掉他身上的兽皮时，紧闭的双眼又睁开了。

一看到跑来救他的人，他的眼睛闪出了愉快无力的光亮，失血而苍白的嘴唇喃喃说道：“勒柯吉！……”

“勒柯吉”在印第安语中，这个词是朋友、好人、救星的意思，而这个响亮的名词，显而易见应属于这位白人，因为他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给受伤者包扎治疗，在此期间，卡洛里又从悬崖的断口处走下去，不一会，提着一个装着小匣子和盛满植物液体的瓶瓶罐罐返回来了。印第安人将受伤者的头抬起来，放到自己的膝盖上，好让他胸部露出来，这时勒柯吉给他清洗伤口，将血止住，然后将伤口拉拢，用旧布纱团放在瓶中液体里浸泡，然后将纱团盖在伤口上，随手解下身上的羊毛腰带，将受伤者的胸口围住，以便将伤口收拢。

这个不幸的人还有一线生命的希望吗？勒柯吉可没有这么认为，很显然，任何地方可能都回天乏术了！被撕裂的伤口，好像一直深到胃和肺部了。

这人刚刚睁开眼睛，又苏醒过来了，卡洛里利用这片刻的时间询问道：

“你的部落在哪里？……”

“那边……那边……”印第安人手朝着东方指了指，用微弱的声音说。

离这里也许有八千到一万里，在运河的岸边。

勒柯吉说：“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有火光的营地。”卡洛里点点头，附着着。

勒柯吉补充说：“现在才四点钟，马上要涨潮了，我们只好等到天亮了再走。”

“是的，”卡洛里说。

勒柯吉又说：

“你和阿尔吉去抬他，把他平放在船上，我们所能为他做的，只能有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卡洛里和他的儿子，按照命令，开始动手干活，他们抬着伤员，朝海滩走去。很快其中的一个又很快的回来了，拿走了剥下的美洲豹的皮，以此卖给国外走私的商人，可以得个好价钱。

在勒柯吉的同伴干完这些事情的时间，他大步流星地走开，攀登到悬崖凸凹不平的岩石上，俯瞰下面，那一切都尽收眼底。

在他的脚下是起伏不平的、如诗如画的海滨，它构成了一条长达几万里的海岸线，运河的北方终点，在海峡的补托下，与隔岸相望是一些无边的凹陷，朦朦胧胧的海岸轮廓，若隐若现，在海岸的尽头放眼望去，宛若雾点的小岛和岛屿，无论从东部或西部都无法看到运河的终端，高大的悬崖，顺着运河伸展绵延。

北部是一些无际的草原，平原也渐渐映入眼底。无数条河流，在草原上奔腾，九转回肠、潺潺有声、澎湃汹涌、激流湍湍、铿锵有致，最终都归入到大海。在广袤无边、泉水浅涌的草原上，时不时的冒出个郁郁葱葱、绿油油的小岛，一片茂密的森林，要想在其间找出一户人家、一个村落，那将是徒劳，落日的余晖四溢，将草原尽

头染成血红，放眼远眺，凝重的群山，将这边的天际遮挡着，只显出隐隐绰绰的轮廓，冰山冒出的白色雾气，缭绕着群山。

在东边，地势愈加起伏，与海岸遥相呼应的是层叠挺拔、参差陡峭的悬崖，它们昂然挺立，直插云霄，逐渐又变得杳无踪影。

这个地方，荒无人烟，人迹罕至，同样，运河也显得万籁无声、死气沉沉。河面上尽管有几艘树皮做成的小划子，或是扯着小帆的独木舟，却见不到一艘与众不同的船。睁大双眼远远望去，无论是南边的群岛或海滨各地，还是被层叠起伏的悬崖掩映，到处杳无人烟，也难找任何活物。

此时此刻，清晨的熹微晨光，冉冉升起，但总有点悒郁、凄凉的味道！晨曦稍纵即逝，翱翔的大鹏在寻觅那昼伏夜出的巢穴，鸟群的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划破了长空的寂静。

勒柯吉交叉双臂，伫立在岩石上，像座雕塑，纹丝不动，他一副如疾如醉而又心旷神怡的样子，他眨动眉毛，闪出一种虔诚而又狂热的眼神，此刻他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神奇辽阔的土地，和那富有魅力，一望无际的大海，地球上这最后仅存的一小块净土，不隶属于任何人，这个仅存的地区，不为法律桎梏而摧眉折腰。

他就这样久地伫立着，沐浴着阳光，让徐徐的微风吹拂着，随后他大张双臂伸向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挺起了胸膛，似要揽抱时空的姿态，又似要吸尽无穷的仇恨。他的目光转动着，对着这广袤的苍穹也不屑一顾。他傲然地环视这块土地，突然一声吼叫脱口而出，这声音里包含着有那无穷无尽、绝对自由的强烈欲望！

这吼叫，代表了这个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呼声，成了举世闻名的格言，它的特性十分的鲜明，人们把它当作和平名词的同义语而随便运用，这个令人生畏的宗教，其教义概括在六个字里：“无上帝，无主人！……”他大声疾呼！

这时他对着前面就是大海的方向，将身子向前倾斜，伸到悬崖峭壁之处，他狠狠地做了个愤懑的手势，好像要清扫这整个的天际。

第二节 神秘的存在

地理学家，把这个位于美洲大陆的天涯海角，及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所有岛屿和小群岛，以麦哲伦名字命名。大陆最南边的土地是巴塔哥尼亚的领地，在纪尧姆国王和布伦斯维克两座辽阔的半岛上，逶迤延绵，最终在后者一个叫福尔沃海岬处销声匿迹。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彼此间并非直接相连的而是被麦哲伦海峡隔开的，此地域的地势，就是如此结构。那位遐尔闻名、大名鼎鼎的十六世纪葡萄牙航海家的名字，因此保存下来、留芳百世。

这里地理是得天独厚的，导致它到 1881 年，这块新大陆还不附属任何发达国家，更为甚者，与其左亲右邻：智利和阿根廷共和国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而这两个国家却为了巴塔哥尼亚的潘帕斯草原，争纷不休，长年征战。麦哲伦海峡不对任何人拱手称臣，新移民又以在此安营扎寨，建立家园，但必须保持它的绝对独立自主。

然而它并非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的辽阔疆域，除了那些数不胜数、无关紧要的岛屿之外，这个地区还存在着五万公面积的土地：包括火山岛、若地岛、克拉即斯岛、霍斯特岛、拉瓦兰岛，还得算上投身于由格雷维、沃拉斯顿、佛莱斯莱、赫尔采特、赫尔斯、歇尔构成群岛的奥尔勒海岬，余下是些小岛和暗礁，整个巨大的美洲大陆，就是这副支离破碎的模样。

在麦哲伦岛，寥若晨星、各自独立的土地中要数火地岛最为幅

员辽阔,其北部西部从爱斯比利图、圣托海岬到马格达勒拉海峡,那凌乱不堪的海岸线形成了海角天涯。火地岛的西部,在萨尔玛米昂多山的俯瞰下,十分散落的在半岛上铺开,然后在向神秘莫测的半卧狮身人面像相仿的圣达戈海角继续延伸。海角的尾端在勒麦尔海峡中淹没。

先前所描叙的那一幕故事,正是发生在这座大岛上,时间是一八八零年四月间。勒柯吉正神思飞跃,思绪万千,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的是这条运河,它叫贝阿格尔,流向火地岛南边,由高尔敦·霍斯特、拉瓦兰和彼克顿构成的岛屿在运河的对岸,遥相呼应。再往南面便是零零碎碎、散露开的、延绵起伏的奥尔勒海岬群岛。

如人豹相斗被选作文章的首篇一样,他第一次,出现在火地岛后被印第安人称为勒柯吉的人来这里,业已十来年了。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肯定是乘搭蒸汽帆船,这些巨轮沿麦哲伦错综复杂的航道和延伸到太平洋上的岛屿,七拐八弯地驶进来。其目的是为了和当地的土人做皮毛生意;如原始羊驼、小羊驼、美洲驼、海豹等动物的交易。于是这位异乡人怎么来到这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清楚了然而想搞清他姓甚名谁?何方居士?是出生于新大陆还是旧大陆?人们对此疑窦重重,而想让他本人为此一一交待,会让他深感困窘,而尴尬的,总之人们对他一无所知,此外加上一句无伤大雅的话,也没有任何人,想对他刨根问底,在这片权威荡然无存的土地上,有谁会津津乐道和说三道四,来刨根问底呢!他也并不是生活在何等组织结构,十全十美的国度里,在那里警方人士,把人的过去种种,要查一个水落石出,这里想长年累月的隐姓埋名,并不是天方夜谭,没有任何人会对一时兴起的强权唯唯诺诺,所有的法律戒规,所有习俗惯例,都被视为身外之物,人们完全过着无拘无束、自由散淡的生活。

在勒柯吉踏上火地岛的头二年,他并不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安顿下来,他还想去游历别的地方,他漂泊游荡,穿梭往来,与土著人交朋友,而从不问津那由白人开拓者所开设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商号,如果他去到群岛停泊的某船有接触的话,那也是由当地的土著人作中间人,其目的仅仅为了补齐弹药和药品。购买这些东西,他或是以物交换或是用西班牙或是英国货币付账,在钱的方面他好像手头从没有拮据过。

余下的时间,他走过一个部落又一个部落,走过一个营地又一个营地,他被当地土著人同化了,以打猎捕鱼为生,有时在沿海的人家过夜,有时在内地的部落宿营,与他们共同分享茅屋或帐篷的生活乐趣,他给病人治病疗伤,拯救孤儿寡母,他深受客人拥戴,他们及时地送给他显赫的绰号。这个绰号在这群岛上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勒柯吉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医学方面受过系统的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还熟练掌握了几门外语。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莫不加区别地将他视为自己的同胞,他尽管通晓多种语言,这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不失时机地又学了门雅共语,他流利地讲这个方言,他在麦哲伦海峡用得最广,传教士常常用它来翻译几段圣经。

人们通常认为麦哲伦海峡是不毛之地,无法居住,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勒柯吉将终身托付于此。最初的探险者对他赞不绝口,实际上这也不过如此,但要想把它说成是人间天堂也是夸大其辞,如果对最顶端的奥尔勒海岬,可免遭狂风暴雨的袭击,那只会让您败了雅兴。然而它和欧洲大陆一样,有着辽阔的疆域去哺育芸芸众生,尽管这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但是此地气候却十分湿润,这应归功于四面环绕的海洋,使温度变化呈规律性,因而它不必忍受从白俄罗斯、瑞典、挪威刮来的严寒气流,夏天的平均气温不足摄氏十五度,而冬天不低于摄氏零下五度。

尽管缺乏气象观测,观看这些岛屿的表面,对那些夸大其辞的悲观论调,尽可以置之不理。这里有大面积的植物,还有一望无垠的牧场,足以养活数不胜数的一群牲口。辽阔的三毛榉、桦树、木槲、冬青随处可见。无需置疑,我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在这里完全可以茁壮成长,甚至包括生长茂盛的小麦。

然而在这块并非无法居住的地方,却人迹罕至,其人口只包括一小群印第安人,这就是我们在书本上能查到的被称为火地人或游牧人。在人道主义社会中,他们是最后仅存的一群真正野人,他们几乎全都赤身裸体,在这片广袤无垠、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过着一种漂泊不定、凄惨悲凉的生活。

在本故事开始的很久一段时间内,智利在麦哲伦海峡的奔塔—阿尔那斯建立了一座驿站,对这片尚不为人知的地区,显示出了某种关注,不过所谓人的力量,仅限于此,尽管其殖民扩张事业兴旺发达,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插足于麦哲伦这块土地。

勒柯吉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系列事故,留在这不为大部人所知的这块土地上,这是个秘密。他在悬崖顶端,通过这个秘密,发出的吼叫,好像要与天公挑战,向大地致谢,至少对他的为人,可从中略知一二了。

“无上帝!无主人!”这是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的格言,因而应就此推测,勒柯吉本人也属于这类教派,他们众生芸芸,行为怪诞,罪孽深重,想入非非,就罪恶方面而言,他们是真正的书生意气,对那虚无飘渺的人道主义,想入非非。其人道主义旨在取消为清除邪恶而制定的、凭空杜撰的法律,从而将邪恶永远被逐出人类。

勒柯吉属于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类呢?他是一个疾恶愤世的绝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卫道者,是实干家的辩护者,是宣传的辩解者,就是这样一种人,接二连三地,被各个民族所摒弃,无家可归!只好寻到这天涯海角来避难栖息。